

变脸

——建筑师在建筑设计过程中的角色演绎

Deduction of Architect's Role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cess

撰文 朱大忠 屈国俐 CNPE建筑工作室



建筑师的职业说起来挺风光的，有称我们是“艺术家”、“城市的雕塑家”、“创造者”的，望着我们的眼睛泛出光芒；但也有不知道的“噢”一声，说“是盖房子的”。建筑师自己怎样形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呢？是“城市雕塑家”还是“堆砌者”？可能针对每个项目，项目的每个阶段，每个建筑师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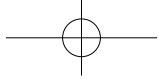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幕：甲方与乙方

就一个工程合同而言，投资方是甲方，设计方是乙方，我们全情投入到设计中去。当我们和甲方有了很好的互动之后，我们参与到前期策划中，逐渐地改变了自己的角色，我们站在甲方的角度考虑用地、考虑投资、考虑项目定位、考虑营销、考虑市场，不分昼夜地与甲方商讨项目策略及方案，忘乎所以地提出对于设计困难重重的各类提案。当我们心满意足地与甲方一起确定了大方向之后，甲方又将严肃的目光投向我们，我们又回到了乙方，我们将承担起各种困难，那是方案本身的、时间进度的、设计费用低廉的困难。建筑师艰难地、执着地向前走去，我们痛并快乐着。



第二幕：设计者与使用者

无论面对甲方还是面对设计过程中的各专业配合，我们都在不停地变换角色，而经常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使用者。因为我们深知，设计所创造的空间是给将来的使用者的，我们为他们从甲方的经济利益中争取着最大的使用利益。我们拿出法规、拿出标注、拿出规范、拿出一切我们能依据的东西为使用者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，甚至不惜与同事翻脸，问他们“这个建筑是给管道、设备用的还是给将来的使用者用的”？毫不留情地处处难为着自己的合作伙伴，为的是给那些在我们所营造的空间里工作、生活的人群创造我们所能创造的最好的空间，为了对得起建筑师的心，我们痛并快乐着。



第三幕：作品与孩子

每个建筑师都有过这样的感慨：自己的作品就像是自己的“孩子”。但当着甲方时，怕有夺人之爱之嫌，只能自嘲地说是自己的“养子”。当我们完成了一个作品（如果能成为作品的话）就像养育了一个孩子，我们创造了他，赋予了他生命，把那一段心血全部投入到他身上，一边欣赏爱护着他，一边不断修改、调整、培育他，希望他更完美。当别人挑毛病时，我们会像护孩子一样护着他，认为这是他的特点，当他不断呈现问题时，我们又自我狠狠地敲打、自责，希望他表现出最好的一面。我们时而暗暗生气、流泪，时而骄傲、炫耀，不停地说着他的好。我们认为这个作品是“我的”，别人（包含甲方和各方面相关人员）说起他会说“你的这个”，而我们会说“我的方案”、“我的设计”，充其量加个“我们”，这是多大的不同呀！当他揭幕、投入使用时，我们就像父母送孩子出嫁一样，恋恋不舍，关爱到永远，我们痛并快乐着。



第四幕：漫游者与行走者

建筑师创造的是空间，有内有外，有大有小，有简洁有复杂，有神秘有悬疑。当这些空间还在方案阶段时、还在建筑师脑海里时，他们就像科幻电影一样，被建筑师自己不停地“游走”。我们像幽灵一样，一个厅、一个房间、一个柱子、一个管井，亲历每个空间，不厌其烦地进进出出——只在脑海里。“拉开一点距离”，“缩小一点尺度”，想象着建成以后的效果，不断探索、创造着，就像在梦里一样。而当工程落成，真正行走其中时，我们吃惊着自己对每一个空间的熟知。我们走进每一个灵魂已经“游走”过的空间，心里不停地念叨着，“这是哪里？”，“那是哪里？”，惊喜着梦中场景的真实呈现。当明白不是梦境时，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创造的，但不属于我们，我们痛并快乐着。



第五幕：推销员

不是每个建筑师都真正销售过自己的作品，这是个让人有点沮丧的事情。但其实每个建筑师都会是最好的售楼员，态度不用提醒，业务不用培训，我们会像服了兴奋剂一样，充满激情地去介绍、去讲解，打动每个路过这个楼盘的顾客。往往项目还没有开盘，我们已经把自己的朋友和熟识“忽悠”进去好几个了，因为我们有建筑师特有的豪情和自信，然而销售和使用过程就是设计的检验仪，成功与否自有定论，究竟我们是“工匠”还是“艺术家”，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最清楚，我们痛并快乐着。

尾声